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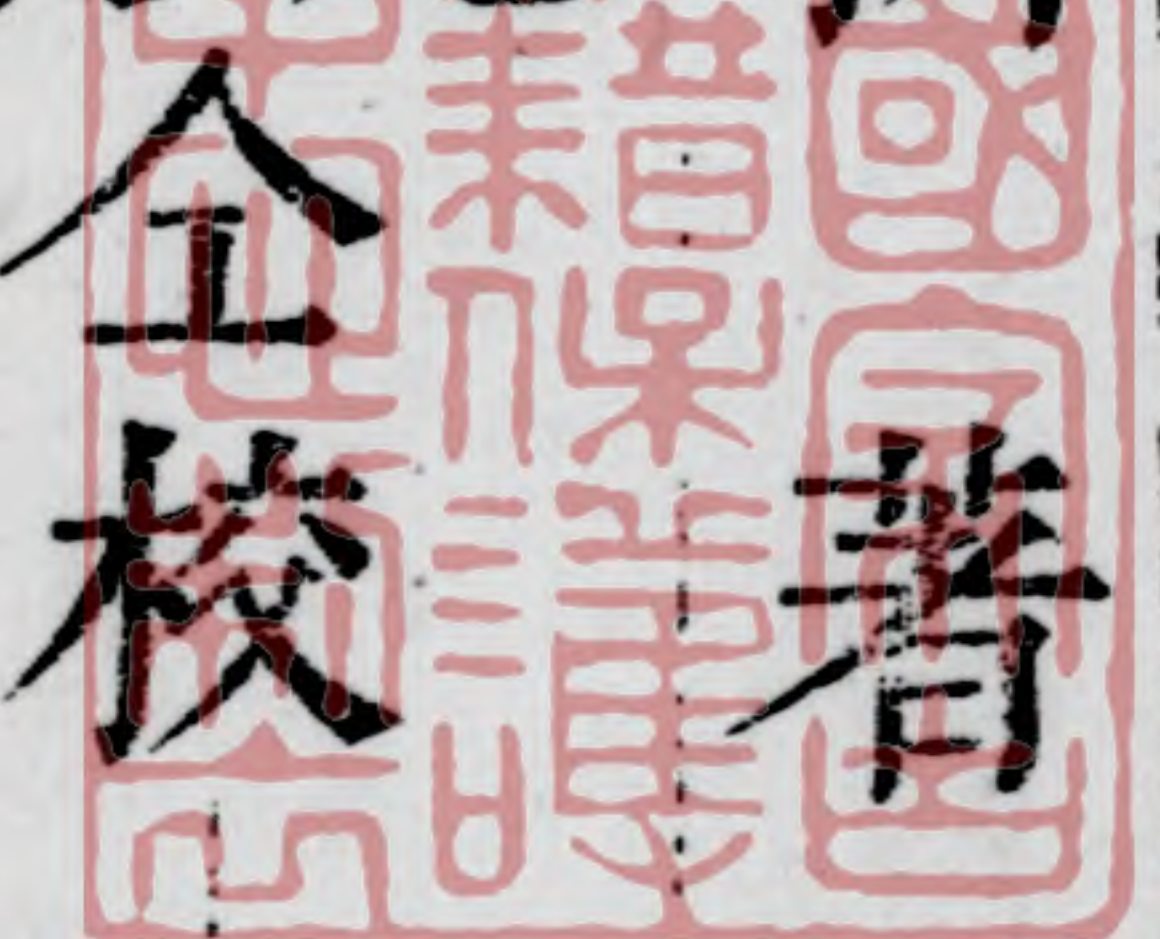


新刻月林丘先生家傳禮記摘訓二卷

諸城 月林 丘 樞

楚麻 文宿 毛調元

楚黃 求如 鄧應張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 止 君十卿祿 衰 茂

陳氏曰公侯伯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

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祿之則無

富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

故祿有豐殺

天子之田方千里此句不重只要起下文耳觀制爵不言天子可見不能五十里以下是倒裝句謂天子諸侯之田至五十里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則爲誰乃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者是也附庸是小國之名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又是附庸之得名處以字稱者方三十里以名稱者方二十里以人與氏稱者方十五里未嘉徐氏曰受田相視內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所以內必視夫外者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所以一內外也

制農田百畝此其所同百畝之分以下則又其所異也說農田只要起庶人在官者然其意亦不重在此又是要起下兩節耳言農田之百畝所食不同如此庶人在官之祿以是爲差矣豈惟庶人在官之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亦視上農夫蓋卿大夫士之祿皆自農田而推廣之矣註云此言庶人之田下得此句不是了王者之制祿爵與庶人何干李氏曰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

次國之上卿止上之三分

類與聘介與特行皆兩事也而各以並會二字總之當字居字俱是相直之意士乃曰數者亦指其位中之人數言

耳卿大夫之位三國不同者以其命之不同士之位三國皆同者以其命之同

凡四海之內止附庸不與

九州則雍州爲王畿而青兗豫在東冀幽并在北荆揚在南州方千里乃九州中之每一州也首二句作總州建以下是八州之一州天子之縣內是王畿之一州此則分言者也方氏曰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封建之餘地爲附庸者不能五十里之國也爲閒田者諸侯有功德則加地也采邑之餘地以祿士者元士視附庸

也爲閒田者祿有功之臣也

凡九州又是總而言之元士不與於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於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諸閒田以祿之耳可見先王之分州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數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

天子百里之內止曰二伯卒粹

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官者官府之所用其用輕故以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御者天子之所用其用重故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徐氏曰夫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缺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強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此句作總槩舉八州而言五國以下至州有伯却以一州例之正詳其設方伯之制也州有伯與首句相應不重在長帥正上 八州八伯數句只是要起那八伯各以其屬一句或以屬上文者非 每州之內約五國而計之地稍廣矣易於渙散也則合而爲一屬使五國相爲聯屬卽於一屬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以爲長君長之也倍之而十國地漸廣矣易於攜貳也則合而爲一連使十國相爲連比卽於一連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以爲帥統率之也三倍之而三十國地愈廣矣易於變亂也則合而爲一卒卒者主於應卒然之變卽於一卒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以爲正表正之也七倍之而二百一十國地又甚廣矣於是總之而爲一州卽於二百一十國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 一命而謂之曰伯稱州牧專征伐而長也帥也正也皆爲其所屬矣 屬屬二字不同上謂官屬指正帥長說下則統屬也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天子之老二人爲誰乃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者是已 方伯下而分統乎八州則大小相維而無渙散之弊上而見統於二伯則內外相統而無恣肆之

虞矣

千里之內止諸侯嗣也

分服於內則曰甸以其田賦之所出也分服於外則近而五
百里侯服有三等而百里采比之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
侯爲尤近乃卿大夫之邑地也遠而五百里荒服有二等
而二百里流比之三百里蠻爲尤遠乃流放罪人之地也
采是舉內以見外流是舉外以包內三公以下設官以
治千里之內三卿以下設官以治千里之外者也

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卿則倍公而三之大夫
則又倍卿而三之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天子理陽道

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
詳而分故位愈卑而數愈倍焉 卿一也天子或命或半
命或不命蓋以國之大小爲隆殺也徐氏曰國之大者宜
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
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此說只可作餘意 夫分服
有內外則朝貢均而天下之統一分職有內外則體統正
而天下之政行矣

方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矣先王又慮其或肆於外而二人
處內遠不與聞也復以大夫往監之其數則每國三人焉
蓋一人或勢之孤而不能周徧二人或見之偏而不無異

同三人則更相贊助更相可否有協謀之益而且無統一之權矣 應氏曰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又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為句外字亦一讀謂縣外也 方氏曰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

制三公 止示弗故生也

制字為句貫兩節而言者也 衮冕九章九旒必加一命然後得服之其有未加命而驟加衮者賜也非制也一命卷若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辭總見得三公不得服卷耳以其命而言之則亦不過於九命然則三公之服與命豈容

以踰制哉 二事當各開說說者皆以末句為加服不加命之故終覺牽強 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說與下條三箇不過一例註乃泛言人臣以斷之未是 君卿只言命者服以命異可并見也

官民材暗含使之爵之祿之三項不可只以官字對使之看爵人於朝又進了一步言不但極其慎重而又行之以至公也刑人又因爵人帶說 方氏曰朝者士之所立市者衆之所會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馬氏曰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及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

止以尊于天子

禰

陳方氏曰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述職不欲

數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 方周

氏曰春主東方而東巡狩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中月者

以見巡狩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

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告至然後覲諸侯神人之序

也覲諸侯然後就見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序也既訪時

政矣然後觀民風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考之慮其不

一定之欲其無差 時月言考日言定互見也正之只頂

同字不可通承 功德又是教養之事不必纏上文說加

地進律作兩項平看註加地而進之非一串意因上已解

律字故此以之字代耳

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造造而告之也

朝兼朝覲宗遇而言此句重在天子上下句方主諸侯說

考禮正刑就來朝之時據天子之典章爲侯國之法程而

稽考其所用之禮訂正其所用之刑也註行以公平使無

偏枉解得不是了此非行刑之時豈有公平可施亦有何

偏枉可言哉 禮與刑是諸侯所行之法而受之於天子

者也德是諸侯所秉之心而致之於天子者也奉法於外

是尊君的節目傾心於內是尊君的根本

天子賜諸侯樂止諸侯曰類宮 鈇夫

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誅有罪者賜鈇鈇能備孝道者賜圭瓚 方氏曰弓矢利以用於遠鈇鈇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為主殺者以制於近為主資斃於天子則以璋瓚酌之

諸侯受封之初故天子以教命之為學立學官也兼大小而言方氏曰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 辟雍是相形說只重在諸侯上言其名不敢與天子同也類宮又

專以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者略之也 首節重兩箇則字以天子辨分為主下三節重四箇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主

天子將出征止不覆巢 訊信馘國腊息

禡字從馬蓋兵馬所至欲以祈神之祐也 陳氏曰於其文

德之地告以成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

三為字當讀作去聲不然則充字說不去 來朝者為賓來

聘者為客 陳氏曰祭祀賓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

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

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為不敬此二句一串說下言

君固不可不田而田尤不可無禮下二句是有節下條是有序火田以上是有時不麋以下是有仁皆所謂以禮也馬氏曰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群故曰不掩群 天子田必舉大綏諸侯田必舉小綏大夫田必用佐車下之止之者既有所獲而不復田也 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仲秋鳩化爲鷹季秋草木零落仲秋昆蟲未蟄入山林爲取獸也不可作取材木說 順時序廣仁意當分看或欲不分則前五者於廣字不切後五者亦未見有時序在

冢宰制國用

止

日舉以樂

杪

眇

耗

浩

三箇制國用通是虛說直到量入以爲出方是制國用之實小大是一定的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必曰視用字視字總是要起下文以字或因用地小大少箇之字遂謂用地以視年則兩句自相較量便把下面氣脉斷矣三十年之通謂三十年通融之法註是會意解覺於字面文氣尚略差些量入以爲出又頂上句以字來 言冢宰之制國用也必于歲終五穀皆入之時然後制國用夫制國用固必以其時而其制國用之法何如地有小大年有豐耗五穀之入亦因而有多寡蓋五穀乃地之所產年之所獲者也五穀皆入則因其所入之多寡而地之小大

年之豐耗俱見之矣於是用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遂將這地與年之所入者以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制國用而量其地與年之入以爲來歲之出焉蓋此法在每歲則爲每歲之用歲復一歲則爲三十年之通矣由入而出是國用曰量曰爲正所以制之也

不奢不儉正是活法註誤認作一定之則了馬氏曰豐年則用豐年之仿凶年則用凶年之仿豐年而加於仿之外則謂之奢凶年而略於仿之內則謂之儉不奢則不失之於浩不儉則不失之於暴言祭而喪可知矣

三箇蓄字主儲穀以備賑說又與上文制國用不同了曰不足曰急曰國非其國都要說到賑民上正以見國之不可無蓄也 民有三年之耕則就其三年所入者而蓄之必使民有將來一年之食民有九年之耕則就其九年所入者而蓄之必使民有將來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要連下去看以三十年通融之法而蓄之則民有十年之食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矣蓋蓄之於已往散之於將來也或因有耕食字面遂專就民說則與上文國字不應或又專指國用不就民說則二食字難通且背下文民無菜色之句矣 日舉而又以樂有兩層意

天子七廟止而無主後者

禮記卷之二
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

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有以合於天時禘嘗烝則或薄或厚而有以設於地財 此言天子諸侯內祭之同其名下則言天子諸侯外祭之異其禮

馬氏曰天地有域之最大者而天子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土穀之神而諸侯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 五嶽卽上名山大川四瀆卽上大川視三公視諸侯又是指其禮而言之也 因國是前代相因之國註因先代所都之故墟解得不是旣因其故墟如何又說在其地云在其地則亦有不在其地者矣

天子雉禘 止 稻以鴈

天子禘嘗烝俱全則四時皆有祭而一雉三禘則三時皆有禘諸侯禘則不禘 云 應上文禘嘗烝字是朝於天子則因時而闕其一不得比於天子四時之祭矣諸侯禘 云 應上文禘禘字是隆於天子則間歲而略其一不敢比於天子三時之禘矣

禮記卷之二十一
方氏曰太牢具牛羊豕焉少牢則羊豕而已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卯卯陰物故也黍與麥皆南方之穀故配以魚與豚稻爲西方之穀故配以鴈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韭熟於春麥熟於夏黍熟於秋稻熟於冬皆所以薦新也卯魚豚鴈亦只稱其時之所有者耳陰陽之說似太鑿方氏長於訓詁然短處亦在此善讀者當自擇之

祭天地之牛

止

不造燕器

握惡

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 宗廟之牛異於天地者別天神與人鬼也賓客之牛異於宗廟者別事神與待人也此專以天子而言不假言必造也未成不造又言先造也惟其不假所以先造

古者公田

止

墓地不請

以時入正與上文藉字屨字譏字相對已含有不禁意在矣言山澤之物但以時而入於公家而已未嘗禁民之取而盡有之也註中下箇雖字然字便與上三句不類了其入有時正是不多入如何用得箇雖字 陳氏曰起一人之繇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

故不過三日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基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所以為良法也 古者二字直貫到此以見今之不然也

司空執度 止 食壯者之食

執度度地居民是言司空之責在於居民下方言居民之事時四時屬在上句量地遠近屬在下句不可以天時地

理平看時四時只為量地張本耳 量地遠近正是執度度地時四時在執度度地之先與事任力又在執度度地之後總是一箇執度度地居民之事 山川沮澤是地地既不同而四時之氣亦因之矣於是時其四時因天之氣以相其地之所宜乃量地遠近遠近既定然後興舉居民之事而任民力以成之註公家力役之征忒說開了 凡使民却是公家力役之征觀一凡字不專指居民了任以老者之事是寬其力食以壯者之食是厚其養只就一人說註中二雖字要看得活不然便認成兩人矣 陳氏曰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

禮記通言 卷一
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

凡居民材 止 北方曰譯

寒煖屬天燥濕屬地廣谷以下六句正詳言天地寒煖燥濕處廣谷大川異制是寒煖燥濕之根源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煖燥濕上來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下三句正是說異俗末二句卽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也 說者只順文直下反把剛柔輕重遲速說在異俗之後又把五味器械衣服說在異俗之外及至末後依舊歸到俗宜上去豈不自相矛盾 教所以化民修而

舉之使無廢墜也政所以治民齊而一之使無錯亂也註於政以禮樂言便涉教上了 俗宜二字亦互見俱指五

味器械衣服說宜卽俗之所宜不必又纏到地之所宜上

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然民生其間如何便異俗蓋廣谷大川異制天地之寒煖燥濕亦因之而異矣民生其間者所得於寒煖燥濕之氣不同則其情性之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旣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風聲氣習自然隨之而變由是民生其間者異俗而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矣其俗旣異如此所以居民材者惟修其教齊其政而已其俗之所宜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而不易

也二易字正與因字相反

過下當云先王之居民材如此則所以處中國之民者得其

宜矣至於四夷之民獨無所以處之乎 皆有性只就氣

稟說不可推移是言其氣稟之不齊次節方言其習俗之

異尚惟其性不可推移所以其俗各異也註反把習俗說

在性前了 東方曰夷 云 正言四夷之俗如此不言中

國者中國之俗已見上文此則專舉四夷以見其與中國

之俗不同也 居味服用器就是俗上文已含有居味服

用器在內了此復承上言五方之俗雖云居味服用器不

同然皆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

之器謂各安於其俗之所宜也 既說他俗之不同矣而

又曰皆有安居 云 如何起得下一節此有意在正是要

起那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二句言俗雖不同無不足者則

俗不同何妨此不必過爲之慮矣惟是言語嗜欲不能強

令則須有以處之耳說上三節總是要歸到設官上 言

語不通則其志不能以自達於是先王設官以達其志而

自不苦於言語之不通矣嗜欲不同則其欲不能以自通

於是先王設官以通其欲而自不苦於嗜欲之不同矣然

其所設之官其名何如東方 云 註把達志通欲虛說到

下文方說設官未是

前後雖兩言五方之民然所重只在四夷但以中國主之耳
非兩平對說也觀東方曰夷云云東方曰寄云云可見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與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相照東方曰
夷云云與民生其間者異俗相照下二節與修其教云云
相照蓋皆有安居云云便含有不易其俗之意矣是先王
之於民在中國則修其教齊其政在四夷則達其志通其
欲而俗則皆不易也

凡居民止曰造士俊 瘞 造 阜

前居民說的濶此居民又指井田說然此節兩箇居民字不
同凡居民包制邑居民兩項以居民却與制邑對言耳兩

地字亦不同量地是方欲制邑之地度地又是邑中之地

量者量其多寡度者度其長短量地度地正要起那必
字不可分成兩意三句總言居民之法也 某地方里則
畫為一井某地四里則畫為四井不使地有餘而邑不足
邑有餘而地不足也一井之地則八家居之四井之地則
三十二家居之不使地有餘而居不足居有餘而地不足
也 參相得便是通天云云皆然了註三者既相得云云未
是

方氏曰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
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食節則無不足之患

事時則無不及之務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
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民者有遜志親
上則在下者無離心 無曠土無游民頂參相得食節頂
無游民事時頂無曠土民咸安其居又頂食節事時安居
正與上文凡居民相應 自上之務言則曰事自民之力
言則曰功總就力役上說 地邑民居旣參相得則不至
於地廣人稀故無曠土不至於地狹民稠故無游民無游
民則免虛費於坐食故食得其節無曠土則可盡力於農
事故事得其時食節則儉以止財之流而無救死不贍之
虞事時則勤以開財之源而有養生無憾之樂向之所以

居民而欲使之安者至是咸有以安其居矣民咸安其居
則禮義生於富足由是樂事勸功而無不盡之力尊君親
上而無不盡之情矣興學兼地與法而言學鄉學也

方氏曰禮惡乎壞其可以不修教惡乎隱其可以不明性非
禮以節之則易以流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政以正之
其可以差忒乎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
乎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
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爲至恤孤
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
惡其雜故簡之 上六句是教民之法下二句是取士之

法然不可平分須相趕說去蓋禮教政道德則教術備矣
慮其或徒爲文具也又以身率之而端其教本焉夫教之
有術則民有所遵守教之有本則民有所觀法然教有從
違而賢不肖分矣於是又有去取焉 致吾之孝逮彼之
不足俱就司徒自家說示民意尚在言外 司徒二字貫
到底養恤等字四命字俱屬司徒以告亦告司徒也

鄉雖解云畿內六卿還指六卿中之學而言下文左右郊遂
皆然朝不是朝君故註以聚會字代之 習射習鄉只是

庠師及耆老行之選士不在此數射則勝者執張弓而袒
決負者加弛弓而立飲這是以有功者爲上鄉則長者坐

於堂上而豆數多少者立於堂下而豆數少這是以有齒
者爲上註云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此解上字太虛了

葉氏曰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
人知長幼尊卑之爲禮 大司徒疑卽上文司徒註以教
官之長解之豈又別是一人歟執事執射鄉之事所以榮
之也 上功上齒是以禮文之美示不帥教之人俊士執
事又是以禮事之榮勵不帥教之人此有兩層意註似偏
重在執事一邊了

就上之所升而言則分而名之曰選士俊士就上之所待而
言則總而名之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止教士以車甲以造阜皆造操胥須

崇以心言有尊尚之意立以事言有表樹之意自學者入德言則曰術自教者垂訓言則曰教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故謂之先王詩書禮樂順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之實也三句相趕說下只作一句讀順字輕乃依循意只重詩書禮樂不重在順先王上有箇詩書禮樂則教得其法分箇春夏秋冬則教又得其時矣 方氏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兩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國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 詩書禮樂與六禮等對看皆造以齒不重乃承上起下之意將出學

一段此國學之簡不肖以紉惡也大樂正一段此國學之上賢以崇德也司馬一段則附言之以終上節之意與國學無干矣

或謂前後五箇論字皆同獨辨論之論自為一例據愚見其論論定二論字亦從辨論上來 司馬辨論官材而爵祿不輕授宜無不得其人矣而或有廢事者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士皆升諸司馬而辨論官材則有發之際而司馬為兵官之長正宜有以教之矣然士皆升自鄉學原受教於

禮記通義 卷二
也 司徒仍命司徒教以車甲蓋於武備之中而寓文教之意

凡執技論力 止不與士齒 擯患

適四方乃假設之辭言平居無事則已時或適四方以有事則羸其股肱以決射御亦不嫌其爲粗猛也註四方惟所之看得太重了 方氏曰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 仕於家者不重因不齒而類言之耳

司寇正刑 止然後制刑

葉氏曰刑有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

刑是在我者辟是在人者辟罪也或以爲周禮八辟者非正刑明辟以聽獄訟此句不重只要起那必三刺一句有旨無簡乃假設之辭不聽是司寇不去決斷其罪註云則難於聽斷矣此意尚稍在不聽前步難於聽斷所以不聽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則是未聽獄訟之先固已得聽之之要矣以之聽獄訟蓋無有不得其當者然又必三刺以廣詢於衆焉三刺而有實迹然後聽之以決斷其罪此不待言矣萬一三刺而有旨無簡則不聽蓋不可以正刑明辟自信而遂不恤輿論之公也然則何以處之一於附不可也一於赦亦不可也於是從其輕者附之而

禮記推說 二卷 二十
小有所入從其重者赦之而大有所出庶幾情與法爲兩
盡矣 必三刺是斷獄以公從輕從重又是斷疑獄以恕
然不可作兩平看

必卽天倫虛說郵罰麗於事正所以卽天倫也天理只以人
道言註謂天之理未是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是箇聽訟底骨子以權之三字不重且
虛說起 方氏曰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
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
矣 註盡得其情又是專言者包上文事與情在內 權
之別之盡之不可一例看別之卽是權之盡之又不在別之

之後共之赦之成之亦不可一例看赦之在共之之後成
之却只在赦之內 凡聽訟者把這兩件大倫理來做箇
斷案或有因父子君臣而犯法者或有悖父子君臣而犯
法者以此校勘則可以權其罪矣然權之何如事有輕重
不同此爲易見者也則以意見而評論之情有淺深不同
此爲難知者也則以謹慎而測度之於以別其罪之大小
此正所以權之也然猶未也又必外而悉其聰明庶乎人
不能欺內而致其忠愛庶乎人不忍欺於以盡得其輕重
淺深之實也夫權之別之盡之聽訟之道其詳如此則事
之輕重情之淺深當自無可疑者萬一有疑獄則汜與衆

共之夫既與衆共之當自無復可疑者又萬一衆人皆以爲疑則赦之然直赦之不可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疑而赦之既不失於濫刑赦而又有以成之亦不至於廢法矣

卿位必植棘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聽之於此亦欲其內輸忠赤而外示威嚴與

凡作刑罰止不以聽

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說輕無赦正爲盡心張本

不可作兩意看制刑既以嚴爲主矣則用刑者豈可不盡心乎刑者三句又是推君子所當盡心處 例是刑體此句欠通刑體之刑想形字之誤蓋例乃古形字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遁說下去必如此兩解然後解盡刑字之意只是要透出箇成字以起下文耳言刑之爲言何也其衆辭皆具猶人之百體皆具也是刑有例之義焉然例之爲言又何也其辭具而成獄猶形具而成人也是例又有成之義焉總而言之可見刑之得名其取義惟在於成耳刑一成則不可復變矣然則用刑之君子於未成之先可不盡心於聽訟以成其刑而使之當乃徒貽濫刑之悔於既

禮記通言 二卷
成之後而無及也哉

堅者堅執以爲是而自信之篤也辨與澤却自知其非但巧於欺人耳

凡執禁止識異言

凡字括下四節執禁是設禁於市關執禁以譏又自其所從來者而禁之異服異言在執禁之外乃因此而并禁之者也 異言指淫辭邪說不是語音之異

太史典禮止制國用會貴

太史典禮舉其平日職事而言以爲下文張本曰典禮則凡簡記諱惡皆其所職掌矣 簡記所當行者諱惡所當避

者諱爲死者之名惡爲死者之日 執簡記奉諱惡辭雖

兩平意則一串文氣與則古昔稱先王一般言執簡策中所記之禮儀及諱惡而奉之也

方氏曰齋以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卜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 前兩箇受質是受下之質後受質又是受上之質

方氏曰物作於春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

凡養老止修而兼用之

此承上文休老而推廣之也不可仍作休老說凡字該四代而言非指註中四樣也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以饗對燕則燕以恩為主饗以

禮為主劉氏曰燕則以恩勝禮饗則以禮勝恩食則趣

恩禮之中修有損其太過益其不及之意春夏為陽飲養陽氣也秋冬為陰食養陰氣也

五十養於鄉止唯衰麻為喪秩質

警亦如之帶說不重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矣致尊養當分屬蓋從之以往雖就珍說以往字便含就其室意矣

周氏曰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其子孫九十又日有秩此仕于朝者所以無

累於終身而有耻於貪汙也

陳氏曰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

有虞氏養國老止皆引年昇許縞果

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東序西序以方言右學左學以位言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必於大學小學

皇以其形制之大言之收以歛髮為義昇以覆首為義周之冕與玄衣亦修而兼用之者也

三王養老即養天下之老也引年正是養老不可以養老為

國老庶老而另以年為天下之老

八十者止各以其器食之跛斲

自諸侯來一讀徙家一讀自他國而來以徙家於此也不可
以家作大夫

百工二字連下句讀泛以技言與他處百工以人言者不同

小註陶者治埴云誤以百工另為一類矣百工雖以

技言乃大槩說器字方說到六人身上蓋六者雖皆廢人而於百工之技則未必一無所能也方氏曰瘖者以之

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刑者以之守圉侏儒以之扶廬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

事各極其精

道路男子由右止者老不徒食

方氏曰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由如此 由左右則嫌疑以遠從中央則車徒各便說者專以首節爲男女有別欠末句意矣 父兄之齒輕重之任俱泛以長少論班白亦只是道路中之老者非專以父兄言也蓋少者遇長者之提挈則或并或分至於老者之行路則一無所提挈而輕任重任俱無之所以然者彼有可以提挈之物其家子弟已先任之自不至有提挈而行者矣 上節以行步言而二爲致敬之禮一爲相讓之禮下節以勞事言而一爲少

者代其勞一爲老者享其逸然皆道路中事 劉氏曰帝

王之治不出人倫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

道路二字只管到不提挈處末又專就耆老說而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或謂道路至不徒行止下句是帶說此恐未然不徒行豈止於道路間哉 註人皆好德士不失職二句相足說人字士字俱指君子而言人皆好德而士或失職則有德者未必有位士不失職而人或不好德則有位者

未必有德德位不全則未必有命車之賜致仕而歸不免有徒行者矣盛世人皆好德而士又不失職則德位兼備咸有命車之賜豈復有致仕而徒行者哉尋常說人皆好德是好有德之人故榮之以車士不失職是君子者老皆在位故有車殊不知命車乃君所賜與他人何干君子既在位而未致仕則有車乃常事矣又何消說以道路言之則隨在而各敦其禮讓以耆老言之則隨分而各遂其安養盛世風俗其美如此孰非王者之化有以致之者哉

方一里者止四尺二寸二分

方一里者三節是分田以方計以爲田賦之制自恒山一節

是分服以袤計以爲朝貢之節凡四海一節總結其分服分田之數也 自北而南直計之有三千里自東而西橫計之有三千里千里而近者朝貢常數千里而遙者朝貢常疏 方三千里之田以天下總計之方百里以下乃卽百里而約言之也方千里之田爲九千億畝九九八十一當爲八萬一千億畝本文謂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誤矣

天子之大夫止不世爵祿

減其祿如大國之卿恐地之不足也增其爵如次國之君恐權之不足也 方伯有湯沐邑者只八人耳許慎誤認矣世國不重只要起那不世爵意下二句是解不世爵之故未

賜爵以下又是進一步說話說者以世子大夫平說未賜爵一句為世子不世爵之驗末句為大夫不世爵之驗是於世國上白添出箇不世爵來又以諸侯之大夫來證天子之大夫亦覺牽強 諸侯世子得以世國則大夫亦可以世爵矣而乃不世爵者何也使以德爵以功故也若世子雖尚無功德可見而先世則嘗有功德矣大夫豈得與世子比哉然諸侯世子固世國矣未賜爵則不過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耳亦豈敢擅得以世國哉大夫固不世爵矣此亦天子之大夫則然耳若諸侯之大夫則并爵與祿俱不得世矣豈惟不得以世爵而已哉

月令第六

孟春之月止其器疏以達

娠蛆訾咨皞浩族湊旂其

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與月會於營室之辰也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中謂中於南方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 日躔與中星在不韋時如此前乎此後乎此則又有不同者矣 君之主春令者為帝臣之佐春令者為神註云後王於春祀之此意當在本文外見之 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

其類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音以調樂之聲言律以候氣之管言不可作一事看方氏曰戶竒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祀門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臟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各以其臟爲之先耳祀字還是五祀之神名言孟春用事之神則戶是

也下句祭字方是人去祀之

東風解凍五句平說不必如小註相承一歲有七十二候二十四氣蓋一事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曆以此五者并下文草木萌動爲正月之候

上言天子之所居者獨偏東堂之左下言天子之所養者皆順春時之宜麥以金王而生兌爲羊屬金五行之氣以相生而生以相克而成二者皆金克木故食之

是月也以立春止命曰勞酒

方氏曰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古者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主禮賜主物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與以傷惠焉 布德和令且虛說行慶施恩卽所布之德所和之令也慶則獎賞之類惠則賑貸之類下及兆民乃由貴以逮賤不使上積重而下凍餒也正如春陽之播蕩無一物而不沾被者矣不可專指兆民說 慶字承行慶來賜字承施惠來曰下及則博而易失之於壅滯故又欲其遂行曰遂行則速而易失之於差謬故又戒其不當

守典奉法司天之典法也下文初字卽典法爲常正所以守

而奉之矣一說守典奉法與司天以下分爲兩事正與季冬國典時令遙相照應似尤爲的當故以方氏說附之方氏曰周官太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太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考循星以進退月者應日以死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 司天日月星辰不可作五樣謂司乎天之日月星辰也三句作一氣說司者以此爲職掌而占候之也不字母字正與以字相叶應乃一反一正之意蓋天之象有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

禮記通訓 二卷 三十
之行則有宿離經紀太史之司之也不可忒其宿離不可失其經紀而必以初爲常則宿離不至於忒經紀不至於失矣

祈穀用上辛日者周之始郊用辛重其事與郊同也 之御當作御之曰保介御之間則保介之左御之右也 方氏曰以其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推者秉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七者以貴賤爲逸勞之差等也 祈穀重農也耕籍以下敬神也方耕之際則勞逸之等異既耕之後則燕勞之惠均

是月也

止首種不入

飭尺牝膾自

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命布農事是總命內外之臣頒農事於天下命田以下又特命田畯以督之也修封疆爲一事審端經術爲一事善相二字直貫到五穀所殖爲一事三項平說但句法有長短耳土地卽丘陵阪險原隰所宜所殖是兩下交互言之謂於丘陵阪險原隰而善相其土地所宜之五穀善相其五穀所殖之土地也 以教道民總上三事說必躬親之比教道又進了一步躬親教道之便是飭飭乃戒諭之意若作整飭則與上下文俱不相接了先定準直無工

夫就承田事既飭說 修之審端之善相之以教誨引導
其民而又必躬親教道之巡行阡陌不憚其勞耳提面命
不憚其煩如此則東作雖未興而田事之準直皆先定矣
百凡規制井然有條如準之可以爲平繩之可以爲直然
於是農有成法可據乃曉然知所從事而不惑也若不教
道則民不知不躬親以教道則民又不信於是準直不定
民將何所適從哉

樂正入學教學者以習舞蓋陽氣發動故使動盪其血脉也
方氏謂以將釋菜誤矣仲春釋菜原爲習舞而設耳 修
祭典不是舉祭凡一年之當祭者皆於此時點檢而條列

之也 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
衆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

稱兵必天殃是解不可以稱兵兵戎不起以下又是解稱兵
必天殃言是月也不可以稱兵也稱兵必天殃矣豈可以
稱兵哉然稱兵如何便天殃蓋兵戎若起不得已而應之
可也若兵戎不起 云云 夫兵戎不起而從我始這謂之稱
兵則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矣所以必天殃也 吳氏曰
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廩也

仲春之月

梏

哭 羨

有 捶

上 諭

娠

申 妨

本是昏井中且斗中然井有三十二度難的指也而弧星在

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號曰矢弓昏則此星近井而在南方之中斗有二十六度難的指也而建星在斗之北十度形如連珠號曰天旗且則此星近斗而在南方之中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鳩鴛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

幼少只以動物言若人之幼少則諸孤中已該之矣 植物之初生者則無所摧折而安之如母剪母伐之類動物之

初生者則有所愛護而養之如母麋母卵之類

肆掠蓋肆意捶人也註以肆爲陳尸則二事輕重不倫且與上下俱不相類 方氏曰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帶以弓韉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闔扇人所居也寢廟神所棲也此皆屬在上者借民力以修之備之也說者俱就耕者言誤矣寢廟豈耕者所有况下文作大事以妨農亦耕者自作自妨乎 川澤之水大而出於自然者陂池則小而人爲之者此二句爲漁者事下句以田者言毋焚有二意不但殃及麋卵而且禍延草木

也 開水本欲取以供人之用然必先薦寢廟而後敢用也觀一先字便見得不專是爲奉神只如薦新者然耳註不敢以人之餘奉神尚略差些

用丁爲文明也註先庚後甲未詳其義 舞以容言樂以聲言習舞習樂皆是教學者習之釋菜不用牲惟以芹藻之類而已既釋菜則習舞矣故親往視之非視其釋菜也小祀及稍重稍輕俱以祭禮言非謂神之小者而有輕重也然圭璧皮幣非所以致饗也不幾於以麩爲犧牲乎

季春之月

鷓

安

餽

畏

捕

布

啗

且

馬方氏曰田鼠化爲鴛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花上之粉醖曰塵 季春乃將蠶之時衣爲蠶之所成鞠衣又象桑之色先帝太皞則主乎春令而蠶事正其所司者也 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必至於五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於天子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所以示親漁也魚之品多矣薦必以鮪爲其特大耳 薦鞠衣是重民之衣祈麥實又是重民之食

氣一也自其發育言則爲生氣自其和煦言則爲陽氣德惠

一也自其慈愛之在心者言則爲德自其利澤之及人者言則爲惠名士賢者亦同一窮而在下之人也自其有聲望言則爲名士自其有才德言則爲賢者 天子布德行惠就承不可以內說來名士曰聘聞其名而徵之也賢者曰禮見其賢而敬之也敬賢亦是德惠不必又推到利澤及民上

方氏曰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災故命以預備之術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而利之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壅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

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循行以下五句不可平看國邑原野分內

外言隄防溝瀆道路皆在國邑原野中者 田獵及田獵之具俱母出九門註只以七物言則遺却田獵二字矣

紕機縷也戴勝者頭上之毛如花勝然 鳴鳩二句是母伐

桑柘之故具曲植遽筐則亦野虞具之以爲后妃之蠶具也婦女婦使俱以宮中言東鄉躬桑作一頭兩以字分爲兩脚 前段是天子豫謹於蠶事后妃至郊廟之服是后妃致謹於蠶事母有敢惰又專指婦女而言蓋自始至終或觀或使則當自知所戒或繭或絲則當自知所勉以共

郊廟祭祀之服以承君后慎重之意不可不各致其謹也
量字還作多寡之數看若作舊法則是審那舊法矣如何可
通 上爲審材之法下爲制器之法 孟春命樂正入學
習舞矣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又命入學習樂矣至此又
大合樂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其樂可謂盛矣蓋當陽氣
發泄之時而宣助其陽氣也君臣同聽之可以起其和敬
之心矣豈徒娛樂其聲音炫耀其文采而已哉

吳氏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
則足以勝天下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
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國難是一事九門磔攘是一事

畢春氣總承

孟夏之月

酌宙

馬氏曰螻蟻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
者乘陽而伸也 行賞卽賞公卿大夫於朝無不忻悅只
承慶賜說兼臣民在內 豫學故曰習兼舉故曰合不可
云習禮合樂

爵祿就承上說來位字輕看與素位之位同有德有功字下
得太重了如長大亦安得有德可論乎 此言用人貴廣
而用之又貴其當也

長高以草木言繼增且虛說下句便是馬氏曰欲其長則勿

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 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
 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以農營其事之勞故勞之欲
 民趨其事之樂故勸之 勉字就農說註云勉其興作便
 與命字相犯矣

獻繭是一事乃收繭稅以下是一事以給郊廟之服總承
 斯時蠶事已畢東作已成天子乃與群臣燕飲然不有禮
 樂之盛則無以隆燕飲之儀矣

仲夏之月

鳴

佼

綏

筭

迂

遂

節

方氏曰螳螂鳴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
 焉以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其鳴也感陽

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養壯佼何為此所以為呂
 氏之書也

修飭二字不在聲音上只是整理其器耳

山謂名山川謂

大川百源謂衆水所出之諸泉

註中山者水之源三句

是解祀山之意三王祭川三句又是解祀川百源之意說
 者緣此遂以百源為指山說又以先山川百源而後大雩
 為祭本源示重本皆誤矣 是月陽氣盛而多旱故有雩
 祀之禮盛樂則欲其聲音上徹於天奠以動天之聽也

百辟諸侯也以祈穀實只承本節說 大雩之禮天子親
 行然未大雩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乃雩祀之漸也既大

雩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又雩祀之徧也蓋靡神不舉矣
 令民三句禁民之事恐傷時氣也下二句行政之事當順時
 氣也 馬政如校人以辨其屬趣馬以簡其節巫馬以治
 其疾馬質以掌其量牧師以掌其地庾人以掌其閑圉人
 以掌其養之類

處必掩身毋躁似為一句當與齋戒相對聲色滋味二句相
 對此皆節在內之嗜欲以定其心節在外之嗜欲以定其
 氣也註把毋躁割下以對聲色把節嗜欲掣上以對滋味
 覺得破裂况身心食色之外又何者為諸事之愛欲乎
 晏陰是陰之名定乃人去安定之不撓亂也蓋晏陰初生

尚柔而未成宜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撓亂將以漸
 而完全無虧矣註中兩箇定字誤屬在陰道上了 上是
 謹於持身以防陰氣之生疾下是謹於行政以防陰氣之
 生災不可以末句通承兩節上文已自有結句矣

方氏曰鹿好群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
 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居夏
 之半而生故因以為名木董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
 暮隕 高明眺望虛說下二句便是方氏曰山陵則自然
 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為高明之所也

季夏之月

秩隻芻初

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風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鷲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令民無不咸出其力蓋秩芻皆出於民力者也令字虛就接上句說來乃使字意說者謂命四監以令之看令字太重了此因草木繁殖之時歛民之秩芻養犧牲以供祭祀尚未舉祭也下三句亦豫言之耳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黼黻文章此采之二色相兼者以爲祭服也黑黃倉赤此采之一色不雜者以爲旗章也方氏曰天子龍袞諸侯黼

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級之度也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級之度也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三箇不可字且以理言兩箇毋字方着人君說舉大事已足以搖養氣矣既舉大事則未舉之先其勢又必至于發令而待蓋一舉而有二害也故兩言之水潦二句雖相承說然水潦盛昌正見養氣之盛神農將持功正見神農之事若舉大事以發令而待搖此養氣妨此神農則養氣搖而逆天矣神農妨而違神矣豈無天殃乎此所以毋舉大事毋發令而待以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也

土潤溽暑二句是兩事行水從大雨時行來熱湯從土潤溽暑來土疆多塊而難破得濕熱之灰水則皆沾濡融液而為輕鬆之熟土矣是美之也

中央土 雷溜

其帝其神及天子所居俱是四季土旺時事中央乃虛立之名耳 凡祭必先其所勝此獨先心者土能生物故貴其相資而不貴其相克歟 方氏曰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

孟秋之月 駱洛壅 未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

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于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罝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况於人乎 行戮者鷹也註以順時令解之得非誤認為人君行戮乎 方氏曰總章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

其間則智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 命將帥且先爲征不義張本耳專任至末又自爲一意專任主天子言至此則士兵桀俊皆屬之矣以征不義只從專任上來方氏總承非是 詰誅暴慢就承征不義說好惡還重在惡邊惡不義則所好在義矣

姦尚未形故曰禁止邪則已露故慎罪之 先儒以審斷爲句謂骨肉皆絕曰斷則審之決字屬下此甚有理若以審斷決爲句則與嚴斷刑相犯且斷決二字經傳中亦罕見方氏曰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不敢

輕易 命有司如彼其嚴而命理又如此其寬者何哉蓋天地始肅則陰氣將盛矣故不可使之羸也若嚴而不寬則陰道本不足而縮吾乃助之使有餘而羸矣

命百官作總管下三項收斂以教民斂藏言此爲登穀也隄防所以障水壅塞所以遏水此爲酉中有畢也內而宮室外而垣墻又外而城郭皆以民居言此爲時令之嚴凝天地之閉藏也或謂始收斂以賦稅言恐與趣民收斂註不合 封諸侯二事又是違嚴肅之令不可以後註違收斂之令作總看

仲秋之月

盲

蒙

困

君

涸

曷

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闔 衰老兼貴賤而言授几杖以養君子之老行糜粥飲食以養庶人之老稠者爲糜薄者爲粥此疏食也飲以養陽食以養陰此美品也曰行則徧行之而無遺矣

具飭四句以祭服言衣服二句以雜服言說者把具飭衣裳作總而以必循其故通承之然下文再出衣服字可見另爲一類矣既分兩項則上四句文氣已斷如何通承得五箇有字通以自然者言工夫却在具飭及必循其故上冠帶獨無工夫者蒙上文來不待言也既云有常亦當具

飭而循其故可知矣

註言五者而獨遺視長短豈以兩視字嫌于重見而小大長短中度通爲一句姑舉量字以該之乎然芻豢終于備當上難說先儒合芻豢肥瘠爲一分小大長短爲二似更爲是 備是總舉五物而言之當是各舉一物而言之當亦只是恰好耳當於事覺得無謂 其字乃未事而逆料之辭言上帝至尊而難格或者其饗之矣况祖考之至親者乎此爲大饗嘗設與群神何干註云况群神乎誤矣

城郭在外都邑在中此人之所恃以爲安固者竇窖在下囷倉在上此人之所用以爲儲蓄者廩之圓者爲困卽囷也

廩之方者為倉 方氏曰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

易關市作一頭來商旅納貨賄都跟易關市來不必如註相趕說 說者以前截為上之人平其政以利乎下後截為下之人修其職以利乎上又謂四方即甸服四面五百里主賦言遠鄉即畿外侯服至荒服主貢言看來都不是此條繫於是月也之下乃是月之政令若說下人自然修職便與易關市無干非月令敘事之體矣觀四方遠鄉字面則四方以天下言遠鄉正是甸服舉遠以該近也貢當屬四方賦當屬遠鄉 然易關市豈特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而已哉貢賦皆無不至而上之事亦俱便矣曰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可見不止來商旅曰百事乃遂可見不止便民事貢賦雖係常職若關市留難亦未有不以逗遛愆期者也 慎因其類即指大事而言謂順其仲秋之時慎因其肅殺之類以舉大事也註以土功等為大事是矣又另以慶賞刑罰為類却成兩意了

季秋之月 祇之施兆措賤

號令即下文收歛之號令貴賤只就百官說務內者倉廩府庫以收歛之也 農事備收則五穀帝籍皆入矣故命冢宰舉之藏之然國用與祀典之所繫不可忽也而又勉之

以祇敬必飭焉

習吹為饗嘗也 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是因五穀之熟而薦之告備者宰祝告之也五者備當便是備註只云視全具省文耳 為來歲受朔日奉正朔也與諸侯以下修稅貢也諸侯二字不單連所稅讀直至貢職之數為一句稅則以遠近為度貢則以土地所宜為度

方氏曰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効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設扑而措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習五戎班馬政正

是教於田獵命僕一節在未獵之先祭禽在既獵之後習戎班政却在方獵之時天子親弓矢以獵則自諸侯至百姓皆以次而獵焉習戎班政之事於是而行矣蓋首節是豫言其法如此下則槩始終而詳言之也

孟冬之月

項

旭

輓

鉞

蛻

退

驪

黎

是時萬寶告成龜筮已入矣故命太史如此

繇乃兆辭音

宙繇者抽也抽出吉凶之情也 天地既閉塞而成冬故

在官則謹蓋藏在民則歛積聚在內則坏城郭

云

在外

則固封疆

云

皆人事之閉藏也

積聚是見成底循行

二字亦虛無有不歛方着實說歛字正與上文謹字相對

說者以末句通承則下失尾而上反添足矣 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閉而管鑰不慎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效功作一頭下皆效功之事功致兼祭器諸器而言蓋祭器以合度程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然度程雖合淫巧雖去而或苟簡粗疏亦非器之良也既合於法又粹其精這便是功之誠處 此與季春命工師只是一事彼因其作而戒之此又因其成而戒之也

烝祭畢則燕臣蜡祭畢則勞農皆因神以及人也 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

抵而已故曰角

仲冬之月

癘類

方氏曰夜鳴陰類也鳴而求且則求陽而已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也 方氏曰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 地氣沮泄反上文而言不能以固而閉也諸蟄則死從作土事發蓋來疾疫喪從發室屋起大衆來

酒以奉祭祀供燕享故宜製造之有法尤必監臨之有人也火齊謂火之劑量必得就承齊字說必得火之齊也或以

末二句爲大酋承命恐毋有字說不去毋有正與六必字相應一正一反之意 水會於海流於川出於源鍾於淵澤注於井泉祀之欲其來歲有潤澤之利而無旱乾水溢之害也

齊戒與掩身相對身欲寧與去聲色相對此皆禁在外之嗜欲以安其形禁在內之嗜欲以安其性也 身欲寧卽毋躁意前以毋躁連掩身此又分而爲二者二事相近或分言之或合言之順其各段之文氣耳此言聲色而遺滋味者前已有之可以互見也 事字指刑說此時陰盛未退微陽初生方爭而未定若不靜其事則以陰事而助陰氣

將使陰陽爭而不定微陽必不能勝陰而受其傷矣 安形性是保一身之微陽待陰陽所定又是保天地之微陽方氏曰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 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閑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蓋畚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各家寢廟之門間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蓋挺埴以窒塞其門之罅隙

季冬之月

葵務枵鷄雉垢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後有形 大難旁磔是兩事土牛寒氣却

總是一事當作三項看 歲既將終歲功畢矣故徧舉群祀以報其功山川有生物之功大臣贊相於四時神祇調燮於一歲

嘗魚與孟夏嘗麥仲夏嘗黍孟秋嘗新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同皆不遽嘗也必先薦寢廟而後嘗之應氏謂嘗而後薦不敢輕也則先字說不去且與前俱不合矣 大合吹通以吹言乃因合族而大合吹也或分爲兩項卽以大合爲合族者非

日月星皆復其故處則今歲終而來歲又始矣以下專農供祀等事皆豫爲更始計也 時令以天時言說者作四時

之政令謂註云來歲之差若天時不可以差言也殊不知占驗欠當安得無差如云四時之政令則國典中已該之矣 飭之以應其變則國典立而人道定於下論之以防其差則時令正而天道明於上孟春有守典奉法司天之命此又酌國典時令之宜王者勤政授時之意慎始敬終之心真如天地之元氣流行於四時而不已矣

皇天上帝社稷外神之尊者也諸侯則外臣之大者也寢廟內祭也故命同姓供之山林名川群神也故命諸臣民供之上云命太史下云命宰而同姓獨言乃命者又是天子自命之 土田之數總承卿大夫庶民來不專綴在庶民

字上 皇天上帝社稷之祀於來歲者則諸侯之民獻其力以供之寢廟之祀於來歲者則同姓諸侯之民獻其力以供之山林名川之祀於來歲者則卿大夫之民及庶民獻其力以供之蓋有以昭民力之普存而罄四表之惟心矣

柳子厚時令論二篇專攻月令之非其畧云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云之變特瞽史之說非出於聖人者也 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夫子遇迅雷風

烈必變若宗元之論則是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當敬也

禮記通言

卷一

四

